

文化中国行

华夏博物之旅

龟兹博物馆

数字光影重启风华

本报记者 贺勇 阿尔达克

“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龟兹一片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古称“龟兹”，曾是唐代安西都护府驻地。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这里不仅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碰撞，更孕育出灿烂多元的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5年，国内首家以龟兹文化为主题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龟兹博物馆，在库车市落成开放。博物馆以数字技术手段，让沉睡千年的历史“活”了起来，生动讲述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壮阔故事。

千年乐舞绽新颜

走进龟兹博物馆，历史不再静默地沉睡于玻璃展柜中。全息幻影成像、环幕投影、互动触摸屏等数字技术，架起了一座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之桥。

在“龟兹乐舞”展区，一场穿越时空的演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看。环形屏幕上，源自唐代苏幕遮舍利乐的乐舞纹样，经高精度动态复原，“重现”舞台：21名身着龟兹传统服饰的舞者，和着箜篌与曲项琵琶的悠扬旋律，轻盈起舞，衣袂飘扬。

“这不是简单的动画复制，而是融合了大量历史文献、壁画图像研究与舞蹈专家推敲的艺术再现。”龟兹博物馆副馆长曹兴伟介绍，“从舞姿到服饰纹样，都力求贴合唐代龟兹乐舞的原貌，让典籍中所载的苏幕遮拟态舞真正‘复活’。”

数字化展示在石窟艺术展区更为亮眼。借助毫米级精度的数字扫描与色彩还原技术，结合全息幻影成像、克孜尔石窟的千年壁画清晰地呈现在观众眼前。每一道笔触、每一片矿物颜料的色泽，都被细腻放大，让人仿佛置身于石窟之中。

“文物不应是冰冷的陈列品，数字化让龟兹辉煌的历史、多元文化交融的图景，变得可感、可知、可引发共鸣。”曹兴伟说。“我们融合文物陈列、场景复原与多媒体演绎，全方位展现龟兹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副馆长冯伟补充。

龟兹遗珍汇一堂

“龟兹文明的厚重，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与地理坐标。”曹兴伟介绍，龟兹博物馆作为国内首家全面展示龟兹文化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系统梳理并展现了这一枢纽地带的文明精华，旨在打造一个不仅展示历史，更塑造认同的文化殿堂。

古代龟兹，不仅是汉唐以来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重要见证，更是东西方文明交



汇的熔炉。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石窟、克孜尔杂哈烽燧、苏巴什佛寺遗址，皆位于此。为更好地保护与传承这份文化遗产，龟兹博物馆应运而生。

博物馆建筑与龟兹魏晋遗址博物馆相依而建，总面积达2万余平方米，建筑设计汲取自龟兹山川地貌与石窟元素，整体风格雄浑。馆内现展出文物共700件/套，涵盖陶器、玉石、青铜、铁器、钱币、文书等10余个类别。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96件/套，包括记载龟兹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龟兹文书等“镇馆之宝”。

“科技只是媒介，文化才是关键。”曹兴伟说，“博物馆的使命，在于以创新的展陈方式，系统呈现龟兹文化的脉络与精神，引导观众在体验科技魅力的同时，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博大与包容。”

丝路风华带回家

“文化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文物的保存与研究，更在于融入日常、走进生活。”曹兴伟说，龟兹博物馆将文创开发视为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延伸以及与公众的情感联结。

步入位于一层的“遇见龟兹”文创空间，各类特色文创产品整齐排列。设计灵感源自龟兹多元文化元素，墙面采用壁画中常见的石膏、赭石与土红，细节中使用了古民居、重点文物上的元素符号，营造出沉浸式文化场景。

“这款‘乐舞飞天’金属书签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文创空间负责人王想介绍，“设计灵感来自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飞天形象，我们特意保留壁画所使用的矿物颜料色系，让使用者每一次翻阅书页，都如同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此外，以壁画纹样为元素的真丝丝巾、设计简约的帆布包、仿石窟藻井结构的立体拼图等，也都各具特色。这些文创产品并非对文物图案的简单复制，而是对龟兹文化内涵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成果。

“文创产品对文化传播非常重要。”冯伟表示，“我们希望借助这些实用而精美的小物件，让龟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使用中传承，在分享中播散。”

冯伟介绍，目前，龟兹博物馆已开发出10个大系列近200种文创产品，覆盖文具、冰箱贴、服饰等多个门类。这些融入现代审美与实用功能的产品，正成为龟兹文化走进当代生活的新载体。

春色渐深，龟兹博物馆在暖黄灯光映照下更显庄重。展柜前，仍有观众驻足流连，沉浸在千年文明的回响中。开馆至今，该馆已接待观众超过30万人次，文创销售额突破65万元。

“在这里，历史变得可触可感。”游览完龟兹博物馆，来自西安的游客张先生感慨，“数字技术让我们‘穿越’时空，真切触摸到丝路文明的强劲脉搏，这种体验真是太可贵了。”

- 图①：游客在龟兹博物馆内参观。 卜登鹏摄
图②：在3D全息投影展出的龟兹舍利龕。 王红丽摄
图③：龟兹博物馆外景。 郭建将摄
图④：辽宁省博物馆藏《瑞鹤图》。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图⑤：战国鼎形铜行灯。 甘肃省博物馆供图
图⑥：西汉彩绘雁鱼青铜缸灯。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图⑦：东汉彩绘陶制百花灯。 洛阳博物馆供图

本版责编：孟扬 唐中科 徐阳 版式设计：张芳曼

文物有话说

战国“露营神器”鼎形铜行灯——

闭合是鼎，开启为灯

黎李

1974年出土于甘肃省平凉市庄头村战国秦墓的鼎形铜行灯，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它由盖、键、耳、身4部分组成，支起时高约30.2厘米，收合时仅高约16.7厘米，口径11.3厘米，小巧便携，是战国贵族出行时的重要照明器具。两种形态，一种巧思。这盏灯最精妙的，在于“一器两用”的形态转换设计。

收合时，它是一尊有盖且严丝合缝的三足圆鼎，鼎腹用于盛放燃灯所需的油料。鼎盖通过独特结构严密扣合，鼎耳有键槽，双键对称，平卧时合成一环压在鼎盖上。盖中心有柱状圆盖，两侧有顺盖旋向的鸭首，其宽嘴正好衔住键端，将鼎盖牢牢扣住，即使剧烈摇晃，油液也不会外泄，密封性极佳。

需要照明时，只需反向旋转鼎盖，使鸭嘴脱离键端，打开键与盖，再将双键支起，合拢键端插入盖中心的圆盖中。此时，鼎盖翻转为灯盏，被高高撑起，实现照明功能。整个转换过程流畅自然，体现了古代工匠对机械设计的理解。

战国鼎形铜行灯以其构造精密、坚固轻巧著称。其结构部件均经精确计算与配套制作，键与槽的配合、盖与口的密合，显示当时已具备较高的标准化制造水平。同时，鼎造型优美，坚固轻便，表面处理光洁，腹部饰有凸弦纹，盖部鸭首装饰生动细腻，即便历经2000余年，如今仍能正常开合，足见其制作工艺之卓越精湛。

鼎形铜行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是集工艺、美学与实用于一身的艺术品。

这种将实用与美观融于一体的设计理念，至今仍被借鉴和沿用。现代便携灯具中常见的折叠结构、密封贮油设计，与之具有原理上的相通性。如，各类便携应急灯、折叠露营灯，均借鉴了其“收纳即保护、展开即功能”的设计逻辑。

（作者为甘肃省博物馆副研究员，本报记者宋朝军采访整理）

西汉“空气净化器”彩绘雁鱼青铜缸灯——

既能照明，也能“吸烟”

宁立新

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有一件西汉彩绘雁鱼青铜缸灯，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缸灯的“缸”，是指导烟管，缸灯就是导烟管的灯，这种由汉代创制的灯具，兼具极强的实用性与高超的艺术性。

彩绘雁鱼青铜缸灯，1985年出土于山西省朔州市朔州八庄一号汉墓，造型精美、设计巧妙。先看外观设计。此缸灯全系铜铸，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由雁鱼、雁体、灯盘和灯罩4部分分铸组合而成。雁颈修长，雁体肥硕，其身两侧铸出羽翼，短尾上翘，双足并立。

再看内部构造。该灯长约34.5厘米、高约53厘米，属于大型缸灯，推断用于室内照明。汉代青铜灯的燃料主要由动植物油脂制成，燃烧时会产生烟雾，污染室内环境。而雁鱼灯的构造，既解决了燃烧所带来的油烟污染问题，还能调节光线，体现了汉代工匠的生活智慧，被称为“古代空气净化器”。

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烟雾通过上部鱼身进入中空雁颈，最终溶于雁体内部的储水中，实现空气净化；灯罩弧形板可转动开合，调节挡风和光照方向、亮度；各部分构件采用子母口结构套合，便于拆卸清洗。

这件雁鱼灯清楚印证，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热对流科学原理——油灯点燃后，油烟中较热的部分密度变小而上升，较冷的部分密度略大而下落，从而形成循环流动，这样就可以将燃烧产生的烟雾导入清水中进行过滤，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汉代雁鱼灯的结构技艺仍不过时。有企业巧借雁鱼灯“下行吸烟”的结构原理，结合现代燃烧技术设计研制出环保锅炉，广泛应用于山区农村的清洁取暖。

（作者为山西省文物局原巡视员、原平朔考古队队长，本报记者付明丽采访整理）

东汉“氛围大师”彩绘陶制百花灯——

火树银花，明暗调节

孙海岩

在洛阳博物馆展柜中，一盏东汉彩绘陶制百花灯静立无声。它高约92厘米，陶土为体，彩绘为衣，将巍峨仙山的意象与九天仙境的理想熔铸一体，静静诉说着跨越1800余年的文明回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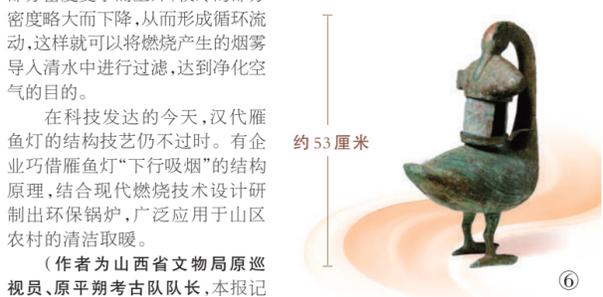
1972年，这件珍宝出土于洛阳西郊东汉墓。它位于前室的砖台东南角，西北位置放置百戏俑，围绕百花灯形成一个半圆形。百戏俑西侧有一长方形陶桌，案中部南北陈放三排耳杯，东北角置一圆盘。百戏俑、百花灯和陶案、耳杯形成一个整体，营造了墓主人在百花灯高照下，宴饮和欣赏乐舞的场景。

彩绘陶制百花灯由灯盏、灯柱、灯座精妙组合，每个部分都造型独特，展现了汉代高超的制陶技艺。它把古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世界完美融合——从底座的昆仑城“人间”仙山，到灯柱“天梯”，再到顶端朱雀盘的“阆苑仙境”，构成一幅完整的“天地人神”相互转换感通的叙事。

细看此灯：最上部灯盏以朱雀献灯，雀首引颈高昂，双翼翹立，尾羽束敛，将灯盏装饰为四瓣花状；中间的灯柱呈竹节状，象征古代神话中的通天神柱，分3层插接12支曲枝灯盏，每层4枝从灯柱中虬首生出，错落有致。曲枝近灯处各端坐一位羽人，背生双翼，神情肃然。灯柱下端塑一圆盘，与上端顶盘呼应，4条龙首自盘中蜿蜒伸展；最下部灯座呈覆钵形，钵的表面积为3层巍峨递减的雄山峦，象征着古人信仰的昆仑仙山。

为何叫“百花灯”？原来，灯柱各层的柿蒂装饰为可拆卸的油量调节装置，通过旋转不同角度控制灯芯浸油深度，匹配12个分层灯盏的点亮组合，可实现13级明暗调节。当灯渐次点燃时，火树银花，百卉盛开，故而得名。

（作者为洛阳博物馆副馆长，本报记者张文豪采访整理）



辽宁省博物馆藏《瑞鹤图》——

千年瑞鹤，一图传世

董宝厚

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时值上元节除夕，都城汴京张灯结彩，烟火升腾。皇宫正门宣德门的城门上祥云缭绕，20只鹤翩然而至，两只停驻于宣德门屋顶两端的鸱尾上，其他18只在天空中缓慢盘旋，颇有节奏感。值而立之年的宋徽宗赵佶，用画作将这个场景定格下来，并以文字记录，让我们得以在900多年后仍能窥见当时的情景。这幅传世佳作就是《瑞鹤图》，如今是辽宁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

《瑞鹤图》为绢本设色，纵51厘米，横138.2厘米，右图左书。建筑以界画方式绘出，白云以细线勾勒，稍加晕染，天空以青色染出，匀净清澈，在尽显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营造出一派祥瑞气象。画后有赵佶瘦金书题记、诗文，并署款钤印。

作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瑞鹤图》备受人们喜爱，重要原因在于这幅画作结合了诗书画的独特性。诗书画结合是中国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瑞鹤

图》是较早地将诗书画相结合的代表作。赵佶以前的题画诗，大多不题在画上，诗画分离。赵佶开创性地将诗句题于画后，亲自阐释画作寓意，使诗、书、画三者和谐共生、浑然一体，将题画诗的创作推向了新高度，其艺术实践在绘画、书法和诗歌史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瑞鹤图》的精妙还体现在它的构图

和绘画技法上。从构图上看，画中的宣德门只绘出屋脊上部，并将其置于整幅画面的下方，是标准的界画，画面的大部分面积留给天空以及天空中盘旋飞舞的鹤。从绘画技法上看，画中的鹤十分逼真，且每只鹤的姿势不同，这体现了宋徽宗善于观察自然、捕捉细节的深厚功力。

画中的题跋尤为珍贵，包括诗序和



图④

图⑤

诗，清晰交代了画作的创作背景，如同画家亲述创作缘由与画面内涵。这篇题跋以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体书写而成，这种字体笔锋外露，横画起笔、竖画结笔顿点有力，撇捺如刀削般锋利，筋骨外露，独具韵味，宋徽宗也凭借瘦金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凭借宋徽宗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以及其绘画艺术特点、表达的政治内涵，完整保存至今的《瑞鹤图》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成为一件教科书级别的作品，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作者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本报记者郝迎旭采访整理）



图④